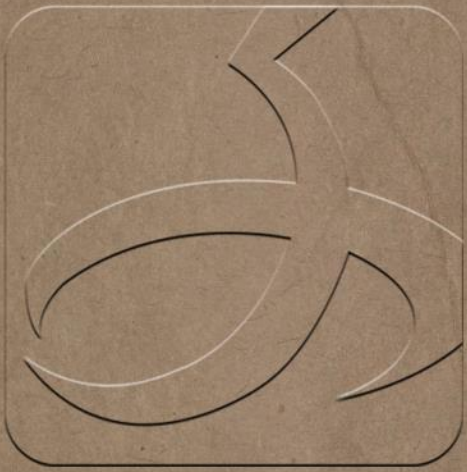


17.039  
3347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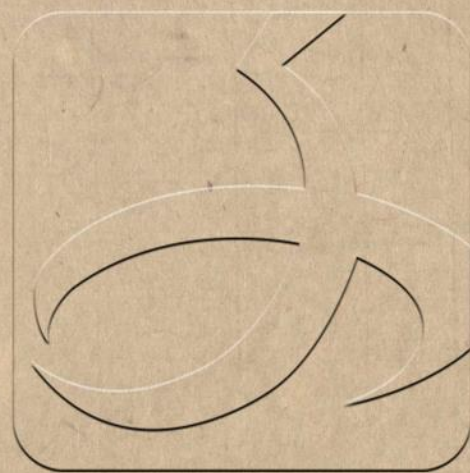


勸戒九錄卷第五

福州梁恭辰撰

好心盜

觀城李鬚子者綠林豪也膂力過人出沒青萊間垂四十年無人知者一日至登州憩古寺中間殿後猜枚聲迹之見偉丈夫八人席地飲李識爲同道與之拱手八人者起而揖之坐各述其姓名居址酒數行上坐者曰吾觀公亦行道者今將何之李曰敬步後塵耳曰今臨淄某尙書嫁女匱資豐腆而尙書供職都中第公子偕其妹歸僕從無



多也公能助我一臂乎曰可於是刻期抵臨淄居數日始  
悉其門徑乘夜踰垣入公子聞盜啟戶出呼羣僕爲一盜  
所繫將刺刃焉李曰吾利其物耳何戕其人爲乃釋之女  
公子美姿色羣盜欲淫之李呼曰我李翦子縱橫四十年  
所以得保首領者惟不採花耳諸公聽我言請從此逝否  
則血我刃毋謂我無香火情也羣盜畏其猛一闕而散詰  
旦訴之宰遣捕出緝半載無蹤諸捕悉被重責計無可施  
乃給宰曰某某者邑之名捕也今雖老猶矍鑠請召而遣  
之其實二捕並無過人技且衰朽已甚退役久矣宰召之

并與白金五十兩限一箇月破案二捕出乃謀曰死期至  
矣奈何其一曰不如逃之遂攜銀去行經觀城一白髮老  
者攜壺酒獨酌柳樹下二捕乞就席少憩諾之間其行止  
二捕縷述尙書家被盜事令奉命出緝未可獲也曰可獲  
乎曰不可然則乙公何往也曰逃死耳老者掀髯笑曰盜  
非他卽我是也今旣相遇曷敢以此累公第我爲此事雖  
家中人不知幸勿聲張驚吾鄰里遂自述姓名并延至其  
家命子出拜曰某吾老友邀我作臨淄遊詰旦當束裝也  
遂偕去抵臨淄宰大喜卽報知尙書家是時女公子已出

閣適歸母家恍惚憶羣盜入室時保全其節者爲李鬪子告知公子公子亦憶被執時一長髯者呵止羣盜得免於死急謁宰述其事屬勿加刑宰亦高其義第按名捕八人者駢戮於市而李得釋公子感其保全之德贈以歸焉

王旭初述三則

康生方禮順德人慷慨好義弱冠時遊妓肆招妓飲酒一妓相對默然康曰卿已在此何必作此無情面目妓潛然康曰爾有隱情不妨直說予非登徒子流也妓曰妾本良家夫亡子幼翁姑老不能度活被奸人勾引來此正恐一

墜塵緣不知流落何許是以悲耳康曰卿所需幾何妓曰妾得二十金可以度日以數金爲薪米資十數金放息妾工鍼黹得餘息湊合可以無飢矣康曰果如是吾不汝污遂以二十金與之妓泣謝曰相公何姓名令妾知之異日高中當遣兒子爲僕以報大恩嘉慶癸酉元旦康夢有人謂爾中五十四名當由書院進身其叔得夢亦同後來康遂赴考粵秀書院以圖科舉八月初八日頭場號舍中復夢一鬼跪告曰吾以報恩特送喜信相公今中五十四名康曰吾何恩於爾而言若是鬼曰全吾妻子志節九泉不

敢忘也康亦不知所謂榜發果中式如夢

吾郡某生其族强大生把持武斷多行不義縱其鄉人截途搶劫而生坐地分贓嘉慶戊寅入闈與余母舅陳禮畊先生同號舍禮畊母舅爲號軍所侮某生爲不平挾盛氣持銅烟筒奮擊之適中號軍額上血流不止昏仆於地號軍火伴稟監臨因召生至堂上諭之曰爾是讀書人吾不刁難你號軍如不死吾亦不究若死則命須爾坐也仍令歸號作文後號軍竟不死是科某適中有名填榜時折彌封監臨見是某生謂主司曰此人若中式必多事也遂抽起以他卷補之聞者咸謂天道不爽焉後屢試不中復緣事褫革衣頂不能開復而卒

李坤華江蘇寶山縣人父母早亡入贅朱氏於嘉慶己卯年三月十三日見一鬼掛闌而人霎時尋滅至五月十九日坤獨睡時忽出閨闈取刀望空亂斫家人急去其刀問其故坤言見一鬼自稱吾徐州府沛縣人姓陸名殿臣爾前生與吾鄰居姓江名元之邑庠生曾私吾妻事泄妻投水死吾畏爾時勢不敢鳴官但索葬費爾竟聞之不理抱恨回家抑鬱隕命卽欲圖報緣爾生前事親盡孝敬惜

字紙募建文昌宮及同仁堂積善堂廣積陰功樂行善事  
其時未便下手今祿籍已削轉生此地特來報冤云云須  
臾悶絕倒地作鬼聲曰爾傷吾二命怎肯干休也或詰之  
曰此事幾何載矣答曰六十五年坤岳父永祺拜叩許送  
冥錠一萬四時享祀鬼殊不允又焚香禱於竈神坤至天  
明方醒言冤鬼明日要投生去矣今夜必須報仇永祺卽  
於是日虔誠祭享焚化冥資至戌刻坤又昏倒言曰萬惡  
淫爲首爾壞吾名節傷吾兩命怎肯干休言畢作鬪毆狀  
既而又曰竈君傳喚速去速去又作竈君示鬼聲曰查李

坤華前生曾作善事轉世應中進士早登祿籍官至侍郎  
緣伊因姦致死一案上帝已減其壽算削其祿籍並罰江  
氏子孫七世貧賤曾經定案今李氏惟此一子不應絕嗣  
爾不得仍此滋擾言罷又作鬼聲曰吾不遠千里跋涉至  
此過一百七十之處衙門處處進見費盡千辛萬苦一計  
不遂今奉竈君神令回籍冤不能報但報冤有三當世  
報者陰世報者來世報者直至七世方休今茲不報又待  
來世矣忽當胸一毆大哭數聲而寂逾片刻坤遂醒令索  
筆硯或問何用答曰竈君有勸善文命某代書之遂將訓

文朗誦兩徧隨誦隨錄與眾觀之

庚子江南圍中頗不平靜死者數人一人於臨終時大聲呼曰奈何四人毆我一人驗之徧身青腫則意其有夙冤也登藍榜者亦復不少一海州人於卷面大書集唐一絕云小廊迴合曲欄斜遙指紅樓是妾家燕子不來春欲去瀟瀟風雨隔牆花是必於溫柔鄉失足者矣并記之以爲文人無行者戒

韓履卿

吳縣韓履卿崇桂船先生之少子也余於道光末曾與往

還每以書畫相質藹然可親 家大人在蘇藩任常與其太翁有詩酒緣敘羣紀之交甚篤聞庚申之變四月十二夜四更時分長髮賊已入城費阿玉闖至韓室從牀上曳出水關逃難過江北寓居海門茶店內逾年疾終費阿玉者槍船之頭目也初費得罪坐法當斬韓力救之得免於死臨危之際費亦救韓而出難知恩報恩中有天焉韓之家屬存亡則不得而知矣

雷擊天主堂

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上海夷場棋盤街法國天主堂

鐵十字架尊耶穌是日申時被雷轟擊粉碎無存亦一奇也邪說橫行逢天之怒遣雷擊滅以警癡迷故特書之以示世之信入天主教者

好殺報

成得者京師中廚役也於

睿皇帝駕幸圓明園時行刺當即被擒

上命諸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訊默無一言但云若事成則公等所坐之處即我坐處也

上寬仁不欲窮詰輿大獄遂命凌遲處死其處死時先立一木椿將得綁於椿上其面前又植一木椿乃牽其二子至一年十六歲一年十四歲貌皆韶秀蓋尙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得叩首訖先就刑得瞑目不視已乃割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再割右臂以及胸背初尙隨刀見血繼則血盡只黃水而已割上體竣忽言曰快些言甫畢腐上走下一官謂之曰

皇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得遂瞑目不言斮割至盡乃死究之不知何人所指使儻非

上之聖慈則株連而死者且不止數百人矣或曰得爲廚



多年凡牲禽每生取其肉以烹調故較各廚烹調爲得味  
豬羊雞鴨皆然此其慘報也

遇難得脫

富陽王君子和<sup>登</sup>令之高士也世席簪纓性淡泊不樂仕  
進少年時隨祖若父宦遊四方行路萬里橫覽山川之勝  
遂善作畫筆墨既妙設色更神鉛朱丹碧千崖萬壑沈雄  
奇秀兼而有之尤工花鳥見者驚歎名重一時因以畫自  
給筆墨外不妄受一錢人皆敬之咸豐辛酉賊陷富陽子  
和避難鄉間日三四徙一日者天陰雨雪忽聞賊至急起

奔走倉皇中乃撞入賊隊遂被縛去賊酋見其文弱目又  
短視驅行泥淖中屢起屢仆憐而釋之謂曰速行遇他隊  
不汝活也子和既得脫不暇擇路竄身荆棘屢穿襪破天  
既昏黑仍不敢息望前疾趨於雪光中忽睹一屋遂奮身  
入入其門闔其無人窺其室則似有聲響乃訴以被難之  
苦乞爲容留良久有婦人應曰我等麤聚室中子其入焉  
入則黑暗不能辨人遽踣於地既凍且餒身僵足痛喘息  
逾時乃問婦之姓氏則對曰我某之妻也某與子和本係  
遠戚聞之稍慰再與語則不答憊極亦不能復詰垂頭稍

睡一時許忽聞婦呼曰天將明賊且至子可行矣子和遂  
捫戶而出走未數里天果明遇鄉人得脫於難又悔不挈  
婦同行恐其亦罹於難也久之事定歸遇某戚告以故且  
謝其妻其人駭曰吾妻死已三年矣乃知遇鬼子和以爲  
奇今年因譚往事舉以告余余曰喪亂之際天道尤近善  
人終得保全子忠信篤敬自當有鬼神呵護遇難得脫亦  
常理耳何奇之有

### 數中人

蘇城葑門內地名照山場有高姓者爲杭守司閹倚勢招  
搖頗有積蓄其眷在蘇庚申二月杭城失守高棄主乘閒  
出城至武林門外天色昏黑屍骸滿地無路可行忽見燈  
籠無數自遠而至而寂無人聲高疑是賊至臥積尸中伏  
不敢動瞬息間燈火已至有人云某某到否又一人云已  
到如是數次忽云高某亦在數中何尙未到旁一持燈者  
以燈竿擊高背曰在此矣卽散去高起視寂無人焉頓覺  
背痛異常至天明得遇熟船同伴回蘇到家後背痛愈甚  
紅腫如盤妻子欲延醫治之高云劫數已定終不能免不  
遭賊殺已是大幸何服藥爲呻吟數日而歿

光緒庚辰申報

京口劫餘生云平生碌碌無所短長惟戒殺放生垂數十年  
寒暑今已五十歲矣前月初旬夜間忽覺腹痛不得已起  
而如廁乃甫出戶外而牀後甄牆卽倒因思此中有若或  
使之者爰卽湊聚百金交直賑公所以贍飢民亦行其心  
之所安而已

江行最險

湖州有父子兩人挈其眷而幕遊於蜀者以家中尙有人  
數年遣其子及婦還挾資頗厚婦又微有姿色舟人見而

心動於中途謀殺之壓以磨而沈之江擁其資妻其婦然  
操舟之業未改也其家待久不至馳書問其父父令人沿  
江偵探並無消息以爲長江風濤不測必夫婦盡葬魚腹  
中而初不疑有他故閱五年舟人泊舟安慶城外婦探知  
府經歷爲長興錢某密令其婢上岸擊鼓伸冤錢以同鄉  
故卽稟知安慶府捕舟人嚴訊盡得其實置之重典而送  
婦回荅此嘉慶末事也時雖重婦能爲夫復仇然以其失  
身於舟人閨中諸宛若咸鄙薄之婦鬱鬱不自得不數年  
死此亦蓉塘言之并言此婦復仇後卽宜畢命長江報其

夫於地下顧乃不自引決偷活數年易泰山爲鴻毛大是可惜余謂婦誠可惜然其失身爲復仇計要自可原至責以復仇後之苟活則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世之一錢不值者多矣何況女流君子善善從長諒其心而哀其遇可也

風磨

西人以機汲水引使自達分布街巷遍及民用牆垣中均設鐵管挹注不竭且可以防火患中國江海之水漲落不時儲此者旱澇無患西北高原種殖每虞灌溉講水利者尤以此爲亟儻得因利乘便倣而行之亦經世之一助也其法或用帆狀類風車或以木板設豎軸下立機關皆能趁風旋轉其舂穀碾油鋸木亦多用之名曰風磨可代人力也

懲淫旌烈

直隸保定府有村居某氏婦者生一子一女而寡家饒於資而性淫甚傭工數人無弗與通數年後爲子娶媳媳貞靜不妄言笑婦惡之又恐窺己陰事遂思並污之以滅其口一夕其子他出密令一傭人往而媳已先爲之備聞撼

扉聲卽起大呼婦怒乃自往與傭工人共縊殺之以病死  
告其母家母家故孱弱兼以貧富不敵第索身後一切事  
從厚婦許之延僧以資冥福出殯之日搭臺演劇觀者如  
雲蓋亦北俗然也時鄰近諸村非不憎婦之淫哀媳之烈  
而母家旣曲爲隱忍旁人亦徒抱不平耳直督那繹堂先  
生太夫人迎養在署一僕婦卽其村中人先數日以事回  
家久而返太夫人怒其遲延僕婦曰吾在村觀鬪熱耳遂  
備舉以告蓋僕婦以此爲新聞且解遲延之故也太夫人  
聞之怒召那督入責之曰汝總督直隸全省乃境有烈婦  
而令銜冤地下乎那督詢得其故出卽令保定府及清苑  
縣馳至其村縛某氏婦及傭工人偕來一訊咸伏由是生  
者按律定罪死者馳摺請旌

潘三松

齊子治曰吳門潘三松先生

奕儔

字榕皋詩古文詞真草

隸篆卓然大家久傳於世與先大夫爲忘年交詩篇往來  
蓋亦有年先大夫宰金匱時先生來游惠山曾入衙齋觀  
書畫裘年十一初得見先生於梁溪先大夫署督糧分府  
又得見先生於吳門先生與人談天雙眸緊閉觀書畫題

跋開眼靜觀許久振筆一揮而就年逾八十顏尚如童真  
 地行仙也見裴詩畫謬加評目許以近古自今思之光風  
 霽月如在目前曾聞先大夫言先生殿試後邀友遊西山  
 先生失去狀元其友失探花先生笑曰狀元三年一箇失  
 何足惜游山之興一發斷不可遏也時人以爲美談其空  
 闊之懷概可知矣五十辭官歸里手種三松於堂下松長  
 龍鱗猶及見之自號三松居士先生之子 理齋 探花姪 芝  
 軒 狀元宰相孫 順之 翰林姪孫 功甫 中書 星齋 侍郎 紱庭  
 侍讀 玉泉 方伯再姪孫 祖同 翰林 祖蔭 探花尚書李中堂

鴻章

題其門曰狀元宰相孫父子伯姪兄弟翰林之家  
 其先世積德累仁善事不可枚舉故其子孫科第繇繇先  
 生之品行文章富貴壽考光前裕後一代偉人尤足令人  
 仰爲泰山北斗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之謂與故特  
 書之爲世之積善者勸

景州獄

山左某乙貿易京中積蓄得百餘金歲暮旋里日既西將  
 宿留智廟見前途七人且談且走乙初經跋涉未識道途  
 顛險因與攀談約之同宿衆見乙囊囊充物心動焉各作

隱語乙亦不察迨將投宿旅店七人則隱其一乙補之仍符七人之數以入蓋北地旅店遇負囊客旅當入店出店時察人數若干不悉問其姓字也飯後甲等六人互相出人先隱之一人遂混入焉滅燭竟睡而店中人莫之知也其東壁有一竇卜瞽與一鐵匠同住一屋瞽夜不成寐聞鄰屋窸窣聲似有人呼號而絮塞其口者因以足踹鐵匠鐵匠亦聞之甚悉各作耳語瞽曰是不可以不自白主人然我輩突然出告恐致他虞莫若偽爲爭鬧求直主人卽以情告庶出入無痕而事可濟鐵匠曰善遂與紛爭相扭至櫃房值主人會計算未竟一人拉主人於僻處卽以所聞詳告之主人一面密遣人知會營汛並勸二人息怒佯爲不知執燈送二人入房又解勸良久始去及漏四下甲等俱欲出店主人以天早路險爲辭甲等聲色並厲主人曰若然祈將行李一開前路儻有閃失卽與我店無干甲等執不肯主人目視店夥多人其奪行李營兵掩入七人就執搜其衣包各有殘尸數斷銀十餘兩又於竈坑內得人頭一枚臍腑一具及天明送官一鞫而服寘諸法主人與瞽者鐵匠賞賚有加焉

徐何辨證

蘇城徐秉南青浦何書田皆精軒岐術名重一時時金閫劉氏饒於財僅一子春患傷寒勢已危羣醫束手遂以重金延二人徐至診久之曰傷寒爲百病長死生係於數日內苟識病不真用藥不當則變證立至古有七日不服藥之說非謂傷寒不可服藥謂藥之不可輕試也若見之未審庸不用藥故醫家必辨六經之形證切其脈理察其病情究其病之所在而後醫治如太陰陽明表證也宜汗之少陽則半表半裏宜和解之太陰邪入於裏少陰入裏尤

深均宜下之若手足厥冷自汗亡陽者又宜溫之至厥陰病則寒邪固結非投大熱之劑不能除此等證勢雖危但能對證用藥始終無誤不難治也今診少君病爲兩感傷寒兩感者如太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以一臟一腑同受其邪表證裏證一齊舉發兩邪相迫陰陽皆病救表則裏益熾救裏則表益急譬之外寇方張而生內亂未有不覆其國者察其形證變在旦夕雖和緩復生能措手乎言未已聞人報何先生至徐避之何入診曰冬傷於寒而春病溫蓋寒必從熱化今身反不熱而脈形潛伏此熱邪深陷



熱將內閉矣頃按脈時曾於沈伏中求之左手尺寸得弦  
右則微緩見證耳聾脇痛寒熱若有若無兼之中滿囊縮  
時或身冷如冰夫脈弦而耳聾脇痛者病在少陽蓋脈循  
於脇絡於耳也中滿囊縮右脈微緩者病在厥陰蓋脈循  
陰器而絡於肝也邪入陰分既深故身冷如冰耳辨其形  
證是少陽厥陰俱病也古人治少陽證謂用承氣下之反  
陷太陽之邪麻黃汗之更助裏熱之勢故立大柴胡湯一  
方解表攻裏兩得其宜今齒枯舌短陰液已竭若以柴胡  
承氣解表峻下之劑則更劫其陰是速其殆也若以厥陰

論治而進桂附等回陽之品是抱薪救火耳若用石膏黃  
連苦寒之藥非惟不能撥動其邪正助其冰淵之勢然醫  
家必於絕處求生方切脈時兩手雖奄奄欲絕而陽明胃  
脈一線尙存因思得一線之脈或有一線之機反覆研求  
惟有輕可去實之法以輕清之品或可宣其肺氣冀得津  
液來復神志略清可再圖別策勉擬一方亟服之夜有微  
汗則可望生機矣徐索方觀之乃笑曰是方即能愈耶果  
然則將我招牌挈去言爲何僕聞達於主何謂劉曰聞徐  
先生亦在此甚善今日忙甚不及相見明日立方必與其

千萬爲我留何去徐亦欲辭劉留之服藥後至四鼓果得汗形色略安天未明何至復診喜形於色曰尺脈已起可望生矣但必留徐先生合爲郎君療此病劉唯唯徐悉病有轉機無以自容頗自悔急欲辭歸劉曰何曾有言先生去彼必不留兒命懸於先生惟先生憐之雖日費千金不吝徐默然無語不數日病者已起坐進粥何乃謂劉曰今病已愈我將返棹徐先生已屈留多日諒亦欲歸但前有招牌一說或余便道往取或彼自行送來乞代一詢徐遂勾劉周旋設席相勸至爲屈膝始得解何歸適姪某亦患傷寒病劇舉家皇皇其寡嫂只此一子年七旬矣垂涕道之將以命殉焉何診之形證與劉同曰易耳遂以前法進一劑不應再進而氣絕矣何爽然曰今日始知死生有命非藥之功醫之能也因函致徐自陳其事而請罪焉由是閉門謝客不言醫者數年余謂何術固精特亦劉子命不應絕故有功惟其後有招牌一說未免自滿卽以自滿而死其姪故尤抱歉人顧可自滿哉

王萃華

王萃華先生耀辰由翰林出爲福建鹽法道道光初年屢

署臬篆有邵武府光邑女德姑者年及笄將嫁其繼母與伯父通惡其窺見陰私其殺之以滅口女之叔父貴潢訟於官邑令張君夢蘭係初任驗訊詳報以傷供參差為大憲所駭萃華揆度情形即決其非自刎邑紳高雨農中翰時因修志在省訪之更得其實於是密稟大憲提省審辦已而卸臬篆首府暨委審各官竟以自盡定讞劾張令相驗不實落職張恚甚於府堂自刎幸即救甦萃華先生恐沈冤從此莫雪復具稟論其事前後凡十數上得檄會各司道提棺開檢時閱數月兼值炎天而德姑面色如生比

會審突有五采蝶光豔殊常飛繞庭際其妹大呼曰吾姊來矣諸兇悚然悉吐實讞乃定張令亦得開復吁蝶其女之魂歟不然胡堂上見為蝶堂下見為女也奇矣此吾閩喧傳事又長興張小軒閣學麟與萃華先生垂髫交視學閩中時過從甚密一日學使署忽有舊僕詣其前伏地不起問何故僕囁嚅不能語固詰之則曰昨望見署臬憲王大人頗戰栗恐再來必不我宥是以求援耳咸以為此顛狂語越日萃華先生往學署僕竟援刀自刎後察知其

傳莘華先生爲吾閩城隍余及見其人

匿遺

戴蓉塘言壽星橋有夫婦二人年俱五十外平日持齋奉佛頗有善名忽於某年六月同時震死人咸疑之右文館旁有七十餘歲之老人一夕於街上納涼少年數輩談及此事咸謂天道無憑老人曰汝無以此疑天道也其人少時貧甚曾於此開點心店與我比鄰而居一日我猶未起聞其人詫曰若何匆忙至此乃遺物我店中而不知也當俟其來還之旋聞其婦曰若所遺何物已而唾其夫曰此

天富我也奈何還之遂細步上樓去迨日將午忽有人狂奔而至曰吾清晨誤遺腰纏於此中有佛番五十枚君檢得否其人已爲婦言所惑對以無之失銀者曰吾措此不易且有急用是時店中尙無他人君如檢得乞卽付還此莫大陰功也吾必有以相報懇之不已其婦在樓上大呼曰汝食畢卽去卽有所遺吾店中來干去萬安知不爲人帶去顧乃以此誣我乎失銀者初猶哀懇已乃惘惘去後其人移居他處漸以小康今乃遭此劫則其致富安知不藉所匿之銀以爲營運而彼失銀者之於去後又安知其

不有憤恨輕生之事乎老人之言如此始知此人後來之向善亦非無因特一念之差已入大惡區區小善固有不  
足自贖者耳

某方伯

余於道光丁未攝篆溫郡其時溫處觀察某道府署相去數武內眷亦偶往來府署司閤於淦者杭人最善趨承觀察甚喜之求薦於觀察未之許也余以憂去任觀察署都轉一再不已至於三署不久升廉訪予雖起復而官運蹇蹇比咸豐丁巳某已升方伯於淦求內子薦於方伯之夫

人甚信任之於淦本開錢鋪遂與其同行中開阜康胡姓者出入藩署向方伯領出銀三萬生息方伯用度本奢隨時取用按月不下二三千金數年後於淦錢店不能支持又私向方伯之夫人處挪出以應約有二萬餘金之多而方伯不知也後夫人屢向於淦索之久無以應歷年餘方伯忽奉召入都合署倉皇失措常時有賣花婆孫姓者交易首飾玉器等件至是孫姓者逼取欠錢而方伯之夫人於次日吞烟身死遂喧傳方伯太太被一賣花婆逼死而不知其中更有他故也先是在溫處署有婢秋菊被責無

以自明吞烟幾死氣息僅存夫人曰此最可惡不可救他  
其實一灌得吐可活也久之徑死夫人亦頗自悔至是日  
吞烟羣聞呼秋菊聲不絕豈竟來索命乎夫人故後方伯  
喪沮就途逾半年更授西安方伯又調中州皆優缺也未  
久與某藩司揭參而去復又授江西方伯未數年病故總  
計廿餘年外宦所入頗豐大半敗於揮霍至今其家潦倒  
無以自存予卅年前已知其必至此地也今年甲戌冬余  
仍需次道缺忽聞人來報曰某大人之姨太太來拜蓋曾  
素識面者以女流業經登門只得見之絮談及去任情狀

則知方伯於浙藩將行時向夫人云我們此次入都費用  
不貲所存銀均歸爾究竟其存若干夫人言語支吾比開  
廚則僅存八百金又問其餘則詭答以每箱四百此數十  
箱皆是也而不知已爲於淦陸續騙去此夜已服烟次早  
救之氣已絕矣其事合署無人敢言而於淦竟得置身事  
外此戊午冬事至庚申春於淦以錢店倒閉亦吞烟而死  
則某夫人之爲厲也明甚其姨太太之來則爲謀窳窳之  
故據云當時受恩者不乏人湊集若干即可回京不知事  
過境遷况已歷數十年大劫之後其舊好幾如晨星零落

卷五  
卽有其人而世態炎涼轉眼不顧良可慨也錄之可爲居  
官好奢者戒有二子均劣一爲郡守現均身故後嗣之不  
振不待言矣

勸戒九錄卷第六

福州梁恭辰撰

沈文忠公

錢唐沈文忠公名兆霖道光辛卯鄉試卷入縣令疏篋房  
疏爲甘肅人閱其卷不甚愜意未擬呈薦遂閱他卷而此  
卷復列在前仍卽棄去移時又得是卷漏及三下燈火黯  
然隱隱有男婦數輩環侍案下意其有陰德隨草一薦條  
主司何文安公得卷奇賞之列第一名揭曉後進謁垂詢  
前狀謂非無因文忠懵然不能答疏令旋因公褫職病歿

浙中庚子冬文忠視學陝甘試及蘭州將竣心念師門繼起何人問之郡中無知者道里遼闊勢難親往正躊躇間有遞銜名請謁者乃即疏公哲嗣也大喜延見留宿道舊疏君備述當年扶櫬歸後家產盡絕課蒙餉口是以兩世未葬無可為計文忠為之惻然分千金與之屬以早營窀穸並置屋畢婚此君泣謝以去始悟闈中所見疏氏先靈冥中早覺而文忠高誼尤薄俗所宜效法云

林介弼

江南壬午科解元林介弼榜發後謁座師許星叔少司寇

言是年元旦其叔某夢至一所殿宇深邃復又登樓見案上有名冊一本詢之旁人則曰此本科鄉榜也其叔亦諸生因諦視之並無自己之名第一名為林介弼復問旁人何以此三字獨大答曰此即本科解元也又問旁人何以我名獨無答曰尊名在對門廟中可自閱之下樓出門果見一廟廟內牆上掛一榜榜內有林某之名下注某縣人年五十餘歲忽然驚醒次日告其姪曰汝今科中解元矣我雖終身無望然尚有十餘年可活亦足以歡林君亦不甚信之至七月間林君患瘧甚劇擬不赴試其叔復夢登



樓名冊仍在案頭第一名上蒙有薄紙問旁人何故答曰  
此人近因患病欲不赴考尙須斟酌耳醒卽走告其姪曰  
汝病必無害促其登程及抵金陵病果大愈是科竟中解  
元可見功名得失冥冥之中早已預定絲毫不能勉強也

扎拉芬夫婦

扎拉芬者漢軍百文敏公之冢嗣也墮地授官成童取妻  
某氏年齒相若伉儷綦篤文敏薨後公子廕襲秩躋卿貳  
十九歲甫生子賀客闔閭湯餅溢座詰旦公子忽起頰漱  
具冠服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座自伏

地稽顙曰昨夜先公命之矣兒本上界星官今既有子合  
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兒不能奉母終天年且以此呱  
呱者一塊肉累老母教育兒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中  
人異日定能代兒盡孝此皆天意母亦毋庸戚慟傷懷又  
起坐徧諭僮用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子好理家政我  
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初公子以妻新婉戒家人勿遽  
以凶耗告太夫人痛子愛婦恐傷厥心遂如戒祕治喪事  
及妻審公子僉託人直爲辭三問三如之乃不復問兒旣  
彌月妻忽晨興命婢具湯沐穠妝結束珠冠霞帔向北九

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坐自伏地檢衽曰曩夕  
公子命之矣妾本上界女星夙與公子有緣今既有子合  
與公子各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妾不能奉姑終天年  
且以呱呱者一塊肉累老人教育妾罪實甚此子骨相是  
富貴中人異日定能代妾夫婦盡孝凡此皆天意姑亦毋  
庸戚慟傷懷又起坐徧諭僮用人等善事太夫人其撫孺  
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

好殺必報

陳子莊曰咸豐中以粵賊肆擾舉辦團練各省均設團練  
大臣以巨紳主之蘇則龐公鍾璐浙則邵公燦王公履謙  
後浙事敗王公獲遣戍之罪然團練大臣特有其名目不  
能節制諸郡縣也每縣各有練局委員紳董主其事第認  
真舉行者少故賊所到之處勢如破竹不能支吾金華府  
屬辦團練者推金蘭二縣金紳則朱駕部允成生員方滋  
李璠賊至皆與之角戰久乃敗散蘭則諸葛一村拔貢某  
優貢壽燾爲之主各村皆附和之其初聲勢聯絡甚爲賊  
憚後則村董內良莠不齊於是施家灘等處藉盤查奸細  
爲名殺人奪貨行旅視爲畏途諸葛二君亦不能禁止王

壯愍中丞委段臬使光清親往查辦竟不能戢大營兵勇非數十人連檣而行卽不得免甚至本地差委各官過之均遭擄掠示以冠服曰僞也驗以印文亦曰僞也幾至無理可喻余初以爲傳聞之過嗣因嚴州糧臺公事舟經其地卽有數人登舟口稱盤查搬動箱籠什物見余頂帽則譁曰此僞官也一時聚集至百許人各持刀仗勢已洶洶適有一武生鄭姓者來見之叱曰此金華陳老師也若等不可無禮乃皆散去鄭君來前慰藉謂此輩業已豺狼成性攘奪戕殺將來必致大禍某行且避去矣未幾張帥自金華敗退潰兵過此憤其從前之阻梗登岸焚殺兩岸十餘里靡有孑遺此亦好還之報第未知鄭君已先避去得免於難否然蘭溪之團練遂散矣夫團練而至於爲暴此亦何異於作賊是蓋由前邑令某公遇逃散兵勇過境者不問是非概行殺戮人皆視殺爲固然遂致尾大不掉後來莫可如何同治元年李爵相在上海軍中與余言及某公殺勇事深以爲非蓋爵相爾時過蘭溪寓唐副憲王森家習聞其事也

夙孽

上虞某村婦將臨蓐夫自外歸晚聞二女鬼倚樹問答一曰爾何之曰將往薦橋索某婦曰索之云何曰是與我有夙孽將以九月八日產先是其家齋醮禳我我於初三入候之曰爾藏何處曰婦房中有大廚可藏廚中有絲可墊坐曰冤可解乎曰尋之二年始獲冤深不可解惟尙需半月耳時甫中秋也還相問曰爾何之曰卽在此地託生將往矣語畢各散夫毛戴急歸甫入門聞呱呱聲則婦方產一男甚安健深喜己之無恙而憂某姓之不祥也距里許時往覘之事聞于某姓防之甚九月三日某婦將往烹茶

忽仆於地姑掖之起手中茶具不動婦面已變色頭痛若劈急扶入房卧婦旋解衣袒於牀姑誠曰天甚冷爾將產宜保重速著衣婦忽瞠目直視曰誰要你多事姑曰我姑也爾何敢然復厲聲曰爾是誰誰是爾家婦我乃冤家也繼盡弛下衣露體立信其遇冤鬼威憂之求神建醮日夕隄防晚閒窗外臺階上鬼竊竊語夫某凝神諦聽乃歷數前生產婦爲小姑身爲嫂讒構萬端慙慙其姑異常陵虐徧體鱗傷最後姑勒之小姑從而加功將繩數放良久始斃其命冤痛至深圖報久矣徧尋始獲願得而甘心焉豈

祈禱所能爲力耶婦自是終日昏狂舉止大異初七腹大痛神氣少清至晚痛忽止則笑不可仰明日產一男胞衣隨下產畢歸牀乞姑於大廚取粗紙作墊益狂笑旋作呵欠聲曼然以長如是者三翁聞之疾入視則已僵矣少聞腹中作響喞喞不絕聲半晌劃然而裂血液如注蓋棺後臭聞於外四鄰爲之掩鼻云

德清大獄

鍾笠雲轉述同年李季玉

勳煌

司馬云德清夙有大獄一

富室之妾與其族姪某通某亦一衿有妻室家貧夫婦皆

食於其叔妻供叔妾之鍼術稍不當意輒受叔妾詈嘗遇其私情屢勸夫謂讀書人不宜爾不聽一日夫外出復被詈憤甚反脣頂撞叔妾銜之乘其睡與小婢共勒斃之以暴疾告乃殯婦兄弟疑而訟之官弗得理令受富室賄相驗時辭以疾請鄰邑令某代驗爲刑件所蔽以自縊詳案將定讞矣然更數任其兄弟仍訟不釋兄有爲京員者控之京訟久未結適新簡廉訪某陞辭時上欲訪此案

諭謂此案要認真本要派人今卽由爾妥辦嗣某廉訪之任廉得之欲卽平反撫藩皆不欲乃借福建刑件開

驗日舊承審者咸在啟棺後新件方云勒與自縊應若何  
辦諸員不答卽皆變色羣起目之某廉訪知難平反飭暫  
停不驗急白中丞乃大受誣斥無如之何歸憤極自縊而  
遺書致胞兄某兄時任閩糧道呈信於制軍制軍夾原信  
奏復派 欽使查辦卒白其冤諸人論如法承審者多  
罰誤亦可見讞獄者不容不慎云

### 石竦感夢

鍾笠雲又聞之葛植初司馬云其祖母年七十餘性甚仁  
慈喜放生一夕夢小孩六皆著花衣戲於庭忽皆登堂跪

乞饒命不解其故詰之彼但言惟望乞與生命而已姑笑

諾之乃復戲如故晨興談諸家人眾亦莫解有云昨親眷

某有饋石竦來者

與田雞相似

姑數之適六箇相與訝異悉放

之去向聞石竦善遁且善化蛇其能感夢乞命者則尤異  
矣

### 鄉試考四場

楊熙伯明府之胞叔名光玷號煥如由附生議敘中書咸  
豐辛亥科二場試卷爲謄錄不慎燒燬頭場業已呈薦復  
經馮中丞德馨督同提調監試藩臬兩司點名傳入至公

堂默補兼備酒席開閉龍門均升三礮一如前儀是時官善化縣尹者爲王觀察葆生傳述中丞之諭某肯補則贍錄生命可成全官亦免究否必立斃杖下是以亟爲補交嗣因卷面初係學書包填此係自己臨時補寫筆迹不符礙難中式可見卷面之不可假人代填也

七子登科

予耳許星臺名久矣知其家世之隆科名之盛爲海內冠顧以各仕一方未得聚晤今春赴吳門一見莫逆遂訂交焉次日卽蒙移樽飲之並賜書籍多種情意拳拳迥異恆

泛讌談之下並悉其祖德之厚蓋其祖拜庭公廣颺者爲

穎園公第三子黃太夫人所出夫人壽八十三親見元孫炳燾生五代同堂七世同居一門男女丁七百餘人蒙

恩賞七葉衍祥匾額銀緞人榮之拜庭公生而卓越少時才器異衆析產時黃太夫人謂公曰我知汝能自立何必分產公仰承親意悉讓各房勤儉維謹家漸小康他房乏者公必資助如未析爨又數年而家益起會海盜張甚公

慨然曰上繫朝廷南顧下爲井里憂者其海盜乎夫兵貴隨宜今水濱之民老於海視營卒其生熟相萬海艘之利

於涉視戰艦其精銳又相萬所以久無成功者官兵官船  
不得力耳制府百文敏公知公能進公問策公意在多集  
紅單船廣募水勇文敏命其主事其年敗賊於大洋未久  
盜寇自縛獻者千百數海氛遂平無何洋米不來米價騰  
貴而洋米不來由洋船少至故事洋船載米入關者不稅  
然其去也亦無利以故洋人相戒無販米者公白於大府  
請蠲其稅而仍聽其貨之出永著爲令由是數十年來洋  
米大至而粵無饑祲公之德也道光十三年山水暴漲北  
門不沒者三版凡居者避閣上搖蕩如舟一日中推牆倒

瓦聲與哀號呼救聲不斷公急募船救渡從窗櫺引出千  
數百人廟廊爲滿公曰此正可行善矣日炊米十餘石全  
活無算此功匪小公龐眉廣頰有道之貌見者肅然與朋  
友交有面諍無私毀也尤以至誠待物用人不疑無拘小  
節齟務倉場用人數百歲納課餉數萬而公種花養魚庶  
務井然惟篤愛菊綴菊花爲屏編作香分三徑色占九秋八  
大篆集諸名流賦菊花字屏詩公道然笑曰陶隱士何嘗  
無富貴象耶有子十一人次子祥光嘉慶己卯舉人道光  
壬辰進士至光緒己卯父子周甲登科七子登科廣西鹽



法道升廣西按察使子裊光咸豐壬子舉人廣東徐聞縣  
教諭孫二十八人長孫應驪道光己酉兄弟同科舉人刑  
部郎中三孫應鏢道光癸卯舉人癸丑進士江西贛南道  
現任江蘇按察使六孫應騏道光己酉兄弟同科舉人庚  
戌聯捷進士歷充福建浙江正考官甘肅學政庚辰科會  
試總裁現任吏部右侍郎九孫應鏘同治甲子舉人湖北  
知縣候選知府十孫應鑾同治丁卯兄弟叔姪三舉人同  
科十三孫應鏘同治庚午叔姪同科舉人十六孫應諧光  
緒己卯同懷兄弟同科舉人十八孫應鎔光緒己卯同懷

兄弟同科舉人曾孫四十四人炳燾咸豐辛酉補行戊午  
科叔姪同科舉人兵部郎中江西候補知府炳暉同治丁  
卯兄弟叔姪三舉人同科戶部郎中炳杰光緒乙亥科舉  
人工部郎中炳章光緒丙子科舉人內閣中書元孫二十  
一人業儒來孫四入一門男女丁口七百餘人七代同居  
此誠海內無兩者星臺廉訪與夫人同庚膝前子女及孫  
男女曾孫男女外曾孫男女共七十人時正周甲初度俞  
蔭甫同年賀以聯云聚兒孫內外得七十人登堂共拜生  
辰昔日汾陽無此盛合夫婦唱隨成百廿歲轉瞬再周花

甲今年吳會是初筵星臺之夫人於十七歲舉長男後連舉二女又得一男又連舉二女自此三四五六四男皆一男二女相間而生得男六人女十二人其如夫人二人各生男女四人共得男十人女十六人蔭甫又撰此聯壽之云奇偶合陰陽算一男二女相開而生得十有八人每歲必添丁其餘蘭夢分占各弄四回璋瓦富貴亦壽考從六旬初度遞推而上到百又廿載大年再周甲長此華堂聚順坐看七代雲仍附記於此後當統入聯話中

陳子莊述

吳少村中丞

昌壽

少負奇氣踰厲風發魁碩類武夫與余

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閒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遇契合相賞處又復爲之叫絕當鴛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卿筆山昆季及余釀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噉杯盤狼藉必罄盡以爲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申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繖相送至千有餘柄卽乞匄亦爲製繖好官之名滿天下然

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

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欲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多年前好朋友余急令延入庖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行叩首之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卽行登

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卽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亦未具也遂縱譚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卽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國家失此寶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歿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捨箸起立若爲接物者繼又作拆信之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帆檣甚便今非我所習奈何其

家人曰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曰中丞今已爲冥官家人曰何不辭之曰不能也曰盍禱於城隍神請其代辭乎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在必得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之爲人儻所謂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又云錢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肫然粹然不設城府以簿尉起家歷官州縣所治有惠政同治二年今相國李肅毅伯方撫吳中以循良薦舉

特旨擢知府數年間署松江常州蘇州江甯鎮江府事賢聲噪一時辛未三月由鎮江得代來蘇臥病邸舍時余自新陽調攝上海以邑太繁劇意不欲往慎庵顧以大義相勸蓋慎庵之季女乃余長子婦也五月余將赴上海任慎庵以病劇歸里六月慎庵卒七月兒子至紹弔喪還縷述其臨歿情形余爲之驚歎不已初慎庵以疾甚歸歸後疾日以平第精神疲乏未能出戶耳六月初旬晨起謂眷屬曰帝命我作總管神有差官四人來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

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眾懼從之祭訖屈指計  
曰二十日太促二十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  
縣城隍神爲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  
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二十二日向辰呼諸子令  
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爲疾作將呼醫  
則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  
一過泊然而逝與半月前所刻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  
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  
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  
閩中同官言可樵司馬朝鑣臨歿自書一聯云始笑生前  
徒自苦耳既知去處亦復陶然以爲去來自如嗚呼若慎  
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名醫治證

夫陰陽寒暑過時爲災使調攝未得其宜非鍼灸莫奏其  
效三吳都會各大憲設立醫局延致醫生俾無力之家便  
於送診並刊示良方捐資施藥亦庶幾使民無夭札之虞  
矣顧今之稱善醫者粗知藥性徒泥古方一遇疑難之證  
皆束手無策妄投藥劑貽害實甚邇來西人著有醫書於

人身經絡臟腑無不根究其所以受病之由遇有沈痾廢疾卽知某處受傷或挖肉斷骨確有起死回生之功華陀妙術不過是也江西有曾某爲當時名醫已著醫書行世所載醫案類多妙旨誠有非藥力所能及者一爲某達官之女年正及笄適於夏月夜深移步後園方伸手採折花枝忽覺麻木手不下垂卽請醫調治皆不見效後訪知曾某延請至署曾詳審其致病之由逾三日請於某官曰已得治之之法但不識令愛能見從否某官曰試言之曾曰須擇一內室將窗戶謹閉用紙糊裱使無穴隙只用令愛

與某共處一室袒裼相對別有良策未可預言某官固知其女不能從而夫人屢勸之請先拜曾爲父女曰無論義父卽親生父母亦安能袒裼坐對耶數日女手患如故某官計無所出復苦勸之其女只得勉從父命但不容曾某近身耳曾復屬某官靜候戶外聞喊叫聲可推門入矣曾與女注目凝視女則滿面赤紅羞急無地怒氣勃發若不  
可奈曾某出其不意忽逼近女若欲動手者女狂叫一聲以手自衛而手已下垂矣某官入戶見女手展動自如喜不自勝因問曾某曰病已見愈但未審何故抑殆有神術

耶曾曰此亦究其原耳令愛生長深閨嘗月夜深坐純陰凝結致有斯疾四肢屬肝非激其肝氣不能見效此非草木之性鍼灸之方所得而施之也某官佩服不已又某令因妻妾致怒兩目失明醫者謂怒氣過甚瞳人反背亦屢治不效延請曾至詳詢始末因與某令之弟曰此證醫治見效當索厚謝但須先請中證俾不致爽約卽囑其弟與兄言約以某日請署中幕友及同寅至時飲酒甚歡某令之弟請曰先生所言謝金當何如曾某曰試與令兄言病果見愈當以寵姬見贈緣曾某訪知某令妻妾五人惟四

姬最爲寵愛因失夫人歡致生嫉忌某令聞言沈思久之許曰吾願以第五姬相酬曾曰非得君四姬不可某令色變大怒奮步疾趨出大言曰先生何相戲之甚竟欲奪我愛姬耶怒氣直冲不顧賓客在坐大聲疾喊曾俟其怒甚徐徐言曰請君息怒吾豈真欲君以姬妾見酬但非此言無以醫君病耳某令不覺失笑眼已復明矣此與前事相類語曰醫者意也曾之于醫其殆神明其道也與錄之爲行醫者取法焉然此又非師心自用者所得而意揣也習是道者務使業有專精心無泛用守古人之成法而深探

其意焉庶不至爲庸醫之誤人也歟

樓子述三則

杭州樊介軒宮允

恭煦

微時值赭寇陷杭城介軒奉祖倉

皇奔避途遇悍賊將以刃加其祖介軒跪而哀告曰願殺  
己莫殺祖賊若不聞卽舉刃斫介軒以身障祖賊怒連斫  
其頸深寸餘又以刀割其鼻而介軒抱祖益力賊去時介  
軒已昏良久比醒視祖無恙喜甚裹創而行若不知痛楚  
或其中得神佑者明年壬戌

毅廟登極開科介軒卽舉京兆辛未成進士入翰林出督

陝西學政今已擢左中允介軒之子亦於癸未入泮誰謂

純孝無美報哉按介軒之太夫人與先慈爲中表姊妹介

軒又與伯兄子通鄉會同榜余曾親見其頸鼻傷痕宛然

又曰夏子松少宰

同善

弱冠通籍未強仕卽躋卿貳

今上登極奉

懿旨任毓慶宮授讀清德碩望海內仰之事繼母以孝聞

官翰詹時太夫人迎養在京長安居素不易而少宰獨能

先意承志太夫人好施與雖當極窘迫必多方拊擋以應

無何太夫人病卒少宰哀毀骨立怨痛之情有非尋常所



可及者其督順天學政時值杭城乍復貧民半多失業故鄉戚友無家可歸多往投依者少宰盡力資助有病死者則葬其柩恤其孤夫少宰以半生清苦甫得學差不為身家計而為窮乏籌養葬宜其身享隆名蔭垂後嗣今其長子庚復以己卯庚辰聯捷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次子敦復以廕生授刑部主事少宰卒後復蒙 恩賞舉人幼子偕復奉

旨俟及歲時帶領引見書香簪笏正方興未艾云

又曰自來興大獄者雖為 朝廷整飭紀綱實則大傷天

地之和其人必終身坎坷甚則已亦不得其死以余所聞

咸豐戊午科場案上自宰輔下逮優伶駢首者若而人竄

逐者若而人褫革鐫級者若而人誠為數十年來一鉅案

當時首發其事者為御史孟傳金先是榜發後孟赴宴文

昌會館聞眾人談闡事次日即具摺入告事下廷臣集訊

尚書肅順又從而鍛鍊之獄遂以成正考官某相國素與

肅不協肅有意多方周內某相竟擬斬棄市之日肅揚揚

得意曰今日殺人了後三年肅以跋扈謀逆伏誅孟旋以

他事撤回原衙門行走抑鬱告歸晚年復出浮沈禮部十

餘年年近七旬以事牽連被劾職交刑部侍訊竟以踰  
踰終其身未始非興大獄之報也按此已見前

揚州借錢局濟貧

從來爲善莫要於拯貧拯貧必期於徧及然而博施濟衆  
自古爲難推食解衣常憂不繼聽之不忍助之不能則於  
無可籌辦之中酌一變通之法誠莫若借錢局之善矣是  
局之設其法與印子錢相仿其意與印子錢迥殊總期便  
於貧民而已凡貧民以小業爲生苦無貲本者果係勤儉  
安分無吸烟游蕩氣習局中訪察的確酌量借與貲本自

數百文起至數千文止每錢壹千文按日收回拾文五日  
一繳以百日爲滿但將原本收回不取利息在富者還珠  
合浦不須多貲在貧者借水行舟已能度日法良意美惠  
及無窮出錢出力均有功德計自開局以來將及三載凡  
來借者大半鶉衣百結藍縷不堪乃皆如約歸償從無遷  
延短少等事且爲暗訪輿情頗爲稱便是雖所借無多竟  
有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之意世道艱難可爲浩歎當創立  
之始同人湊集壹千串先行試辦現已愈推愈廣借出肆  
千餘串而實本僅增至貳千串蓋以每日收回之錢循環

流轉故也以現在借戶計之共有二千四百餘戶每戶作  
三口約計七千餘口其所費者不過每年局用肆百餘千  
文以四百餘千之費養活七千餘人真可謂惠而不費矣  
尤奇者今正有意停借數月略試其心及收至三月除病  
故兩戶少去柒百五拾文外餘皆如數歸還不少足徵貧  
民具有天良可無借而不還之慮茲特將一切章程刊布  
或由一邑而推之四方或由暫行而傳之永久遠近舉行  
庶貧民各安生業不止流爲匪類而地方宵小亦可漸化  
爲善良不獨爲周急之陰功也並附稟稿云爲設法濟貧

稟請立案事竊以小業貧民本貲無措不得已以重利借  
貸俗名印子錢往往困於盤剝更有肩挑手業貧苦不堪  
者雖出重利告貸無門強者流爲匪類弱者斃於飢寒尤  
堪憫惻職等目擊心傷濟施無力爰聚合同人湊集制錢  
壹千串設立借錢局其法與印子錢相仿其意與印子錢  
迥殊總期便於貧民而已凡貧民以小業爲生每苦無貲  
本果係安分無吸烟賭博游蕩氣習局中訪查的確酌量  
借與貲本自八百文起至五千文止每錢壹千文按日收  
回拾文令其自行送局五日一送以百日爲滿但將原本

審刑乃金 卷六  
收回不取分文息錢議立章程權行試辦儻有窒礙難行之處亦可停止誠恐無業游民恃強硬借以及有借無還等情當卽指交地保赴縣稟辦爲此鈔章公請出示嚴禁滋擾並飭差常行彈壓以全善舉深爲德便上稟

附錄局規十三條

一 公同湊出錢壹千串權行試辦僅以此數輪轉儻有窒礙難行卽止

一 此舉專爲小本營生而設不取利息借壹千文者每日還本拾文五日一送以百日爲期收清爲止不准延

期拖欠拖欠者止

一 借錢之數自數百文起至數千文止看其生業之大小需本之多寡酌量借與

一 借錢之人須要有家有的保或有居住一處者連環互保互借均可先行到局掛號將姓名住址生業及保人姓名住址生業說明註簿司事詳細往查的確實係在本地向做小本生意者方准借與初次做生意者不准借防其以不甚愛惜之錢姑爲嘗試也若兵勇丁役及游蕩賭博吸食洋烟抵債不習正務等人概不准借無

家室者不借 無保又不能連環互保者不借 限地

之外者不借 僧尼道士不借 屠戶不借 瓦木石

匠不借 剃頭修足不借 如開店者須要妥保若在浴堂須要開堂者保似可借與

日日飲酒者不借 裝水烟者不借 著名不孝親

者不借 局中有三人同不謂然者不借

一按日送收本錢加收字戳記收入帳簿並立摺亦加

收字戳記交借戶收執以免訛錯

一司事薪水每月以二三千文為度每於初二十六兩

次分支

帳者掣肘

一百日滿期還清再借之戶如未有過期遷延等事則

前借一二千文者准其酌量加借數百文設有過期遷

延等事亦須看簿中有無故戳或有故戳仍照借與不

得加增如無故戳再看遷延日期多寡有無不端等事

或減數借與不借均宜細心酌核總之母濫母苛

附借字格式

字第

號

家住

向係

為業

今因無本懇借局中制錢

規每天還本錢

文五日一

繳憑此簿加印收字

戳儘一百天還清不敢延期拖欠倘有此情甘愿送

官究治無辭

光緒 年 月

日立借帖人

憑保人

家住

張益生員外

張益生臨川人家寒微以力田爲業十餘齡從族人某學錢號生意勤謹篤誠某甚愛之某年老有二子俱業儒生意無人經理遂付益生開設而年必贏餘以爲某合家事畜之費某二子讀書亦賴以成矣不數年錢號益起色久之獲厚資歸里廣行善事本支而外貧老孤寡無不矜恤

一諸君有事出外必註明帳簿幾次以便查核也如晚聞不回局住須註明免得守候每日定於辰開戌閉

一總理者最難其人須要不徇私情不辭勞怨逐日整齊嚴肅督率諸人認真辦理使窮人均沾實惠庶不愧總理之職也

一管帳者帳目逐日逐清早聞將上日所繳之錢復行串串過目

一查戶者逐日將所查之戶良莠虛實是否應借及錢數多寡註明號簿以備稽考凡開張小店來借三五千

文者必須考較妥保訪查的當方可借與若借數百文至千文者無庸十分拘執以示體恤之意然亦必須看其爲人習正不習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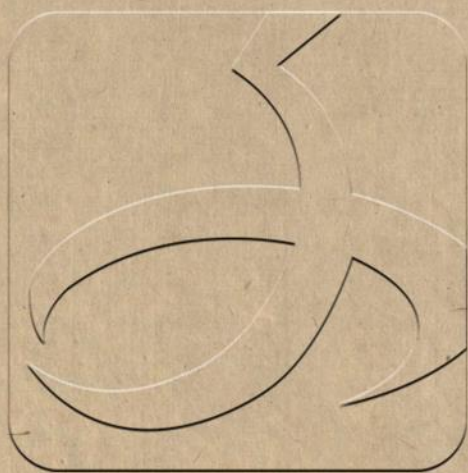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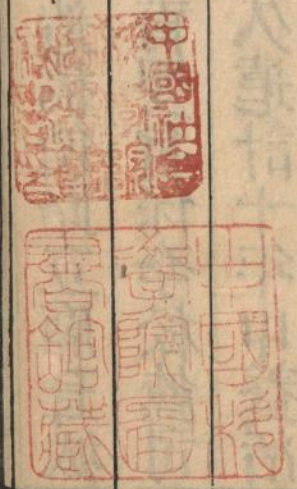
一總催者將上日過期之戶逐日催清不得漏催一戶如過期之戶設因疾病陰雨等故情有可原者即將號簿上加一有故之戳一則以備滿期再借便於查核二則亦可從緩催取不得私自徇情袒護

一收錢者須將送來之錢逐日收清串頭封好不得多少分文簿摺號頭姓名均須逐一寫清勿錯免得司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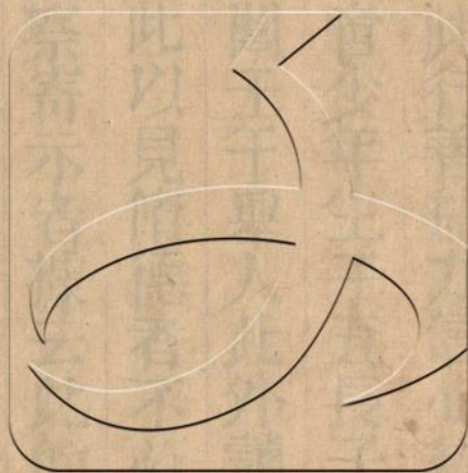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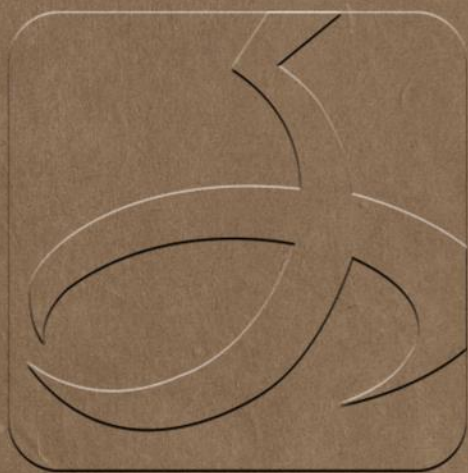
合村受惠遇戚友告急無吝色他如造橋脩路立廟葺城助義學增考棚有來勸者必出貲又育嬰會係李松麓司馬倡首賴益生累年助捐經費得垂久遠計十年中養活幼孩約三千數百餘人漸而及於省會凡助賓興之盛典給士子之卷資及一切善舉俱慷慨從事又如直隸山西暨各處荒賑或捐數百金或捐數千金每隱其名聞益生常立願云每年僅獲萬金之利必以大半行善目下家號素封並不置產又信各種善書必身體而力行之同治某年間曾合夥販油三十六船赴湘貿易一日過洞庭湖遇

風舟盡覆惟益生油船數隻無恙大得其利殆冥冥中有  
 佑之者益生於此行善益力信心益堅現年七十有餘授  
 員外職步履不啻少年生子五長子以郡守分發福建四  
 子以員外中北闈壬午舉人此外讀書者不乏人孫曾蕃  
 衍後起緜延錄此以見脩德者不必求報而獲報必厚云  
 此由蔣幹臣觀察寄示者據云此的確不虛事亟應載之  
 九錄中以爲勸

合林受...







九錄中以爲勸



70054686

